



# 壮志凌云

(曲艺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39·07  
02  
3

## 目 录

打虎上山(蒙语说书——乌丽格尔)

.....内蒙古自治区曲艺演出队改编(1)  
道 尔 吉 改 词

智斩柰平(山东快书)

.....冯广月 张定华 陈增智改编(7)  
高 元 钩 演 出 本

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山东快书)

.....高元钧 周见仑 李鸿民(19)

想起党眼明心亮(苏州弹词) .....陶谋炳等曲(29)

壮志凌云(梅花大鼓)

.....王 允 平 改 编(36)  
天津市曲艺团音乐改革小组唱腔设计

# 打虎上山

(蒙语说书——乌丽格尔)

(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场改编)

内蒙古自治区曲艺演出队改编

道尔吉改词

合 扎！讲话要有根源，  
说书要有标题。  
登上晚会舞台，  
先向同志们致意。  
调好了咱们的四弦琴，  
大家欢聚在一起，  
唱一唱打虎上山的杨子荣，  
蒙语移植的革命现代戏。

领 杨子荣先把作战方案提，  
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合 同志们都支持(嗬)！

领 得到了领导的同意。

合 领导上也同意(嗬)！

领 英雄满怀豪情壮志，

合 豪情壮志。  
领 入匪穴先把土匪扮，  
合 土匪扮。  
领 为人民他好比孺子牛，  
合 孺子牛(嗬)！  
领 为了党刀山火海不畏惧，  
合 不畏惧(嗬)！  
领 壮志凌云的杨子荣，  
合 杨子荣，  
领 乔装改扮心更红，  
合 心更红。  
领 告别战友要启程，  
合 要启程(嗬)。  
领 要打入匪穴向威虎山奔去，  
合 向威虎山奔去。  
领 扎！嗬咿！  
为了消灭座山雕，  
杨子荣单身闯匪巢。  
我们的英雄杨子荣，  
威风凛凛好仪表。  
虎皮的坎肩色彩艳，  
杀敌的决心似烈焰。  
雪白的衬衫贴身穿，  
炯炯的目光象闪电。

腰里掖着一支二十响，  
仇恨的子弹压枪膛。  
斗敌的妙计心中藏，  
革命意志坚如钢……  
英雄杨子荣准备停当，  
卷毛的青鬃马牵来身旁(嗬咿)！  
合 扎！话说那卷毛的青鬃马啊，  
与一般骏马不一样……  
魁梧矫健的杨子荣，  
敏捷地备好鞍鞯……  
杨子荣跨马出征，  
宛如猛虎把翅添(嗬咿)！  
独 (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合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领 穿过高耸入云的松林，  
穿过皑皑无边的雪原，  
党给我智慧给我胆，  
合 千难万险只等闲。  
壮志撼山岳，  
雄心震深渊。  
独 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  
迎来春色换人间。  
合 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  
领 (白)正走间，忽然，青鬃马向前惊

闪，停步不前。杨子荣定睛一看，  
嗬！

领 密林深处传来声声咆哮，  
饿虎觅食在前边挡道。

杨子荣下马把马拴好，  
机警观察不急躁，  
拔枪瞄准不差分毫。

一声枪响，猛虎撂倒。

领 (白)杨子荣杀死猛虎，刚要上马赶  
路，忽然，山后传来急骤的枪声。  
(嗬咿)！

合 原来是呲牙咧嘴、贼眉鼠眼，  
一群土匪下了山，  
他们“乒乒乓乓”放枪壮胆，  
“么哈？么哈？”连声叫喊。

领 (白)杨子荣心想：刚刚打死一只，现  
在又来一群，管叫他们同样下场，  
死路一条！

乐队 (白)土匪们发现杨子荣打死的老  
虎，惊叫：“虎！虎！虎！”

领 杨子荣哈哈大笑：  
“好大的胆子，  
那是只死虎，  
它撞在我枪口上啦。”

合 犹有余悸的土匪们，  
战战兢兢地问杨子荣：  
“看来你不是个‘溜子’，  
是个‘空子’(嗬咿)！”

领 杨子荣腰叉双手胸有成竹，  
嘲笑面前一群愚蠢的匪徒(笑声)……  
“要是个‘空子’，  
也不敢来闯威虎山！  
不见到崔旅长，  
你们什么也别想问出来！”

合 重要的话不向你们这样的人讲，  
虎豹不会在住宅门外乘凉。  
土匪无奈，东张西望，  
眼珠一转，想了一想。

领 (白)“那就跟我上山去吧！”

合 (白)土匪问道：“你的家伙呢？”

领 (白)杨子荣把枪扔给小土匪，又示意抬虎，牵马。

合 (白)昂首阔步，向威虎山走去(嗬咿)！

合 火红的太阳光芒四射，  
照耀着英雄杨子荣心红眼亮(嗬咿)！  
林海苍松笑脸相迎，

革命战士红心赤胆斗志昂扬(嗬咿)！  
革命英雄人人赞，  
咱把英雄杨子荣纵情歌唱。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让文化大革命的红花处处开放。

# 智 斩 来 平

(山东快书)

(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场改编)

冯广月 张定华 陈增智 改编

高 元 钧 演 出 本

解放军转战南北战旗红，  
追剿队林海雪原立奇功。  
为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  
发动群众，痛歼顽匪，  
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  
杨子荣化装胡彪打入敌心脏，  
似尖刀插入威虎厅。  
我说的是大年三十这一天，  
时间在下午六点钟。  
杨排长，站在山头想战友，  
浑身的热血在沸腾。  
他心想：参谋长接到了情报后，  
军民携手，顶风冒雪越险峰。  
百鸡宴，时间一到我把信号点，

里应外合，定把匪穴魔窟一扫平。

这时候，就听见背后有人叫：

(白)“九爷，三爷有请。”

好，杨子荣大步跨进威虎厅，

朝着厅内留神看，

威虎厅的气氛与往日不相同。

八大金刚两边站，

一个个，面带怒气不吭声，

这一个，歪着脑袋撇着嘴，

那一个，挺腰挺着胸。

贼眉鼠眼盯着人一个，

这个人，侧着身子背着灯。

靠这边坐的是座山雕，

嗬！那个长相活象一只猫头鹰。

杨排长上前说：

(白)“三爷，一切安排妥当。”

座山雕小眼一眯缝：

“老九，你看那是谁来了？”

杨排长一扭脸，

“啊，”是平头。

嗯！这个人是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

被我逮捕押在监狱中。

他怎么突然到此地，

莫非越狱逃了生？

是我亲自审过他好几次，  
他怎能认不出我是杨子荣。  
这一来，情况变化很复杂，必须沉着和冷  
静。

原定的计划决不允许他来破坏，  
越是困难越要作斗争。

牢记毛主席“要压倒一切敌人”的伟大教  
导，

我必须先发制人来取胜。

(白)对。

想到此，照着栾平背上拍了一掌，  
故意地就把大哥称：

(白)“噢，我当是谁，  
这不是栾平栾大哥，  
没想到咱在这里又相逢。

你不是投奔侯专员了吗？！

我胡彪祝你能高升。

既然你投奔侯专员，  
为什么又来到威虎厅？”

(白)胡彪？

栾平一听胡彪到，  
心里说：不对，胡彪押在共军监狱中。  
他抬起头来仔细看，  
(白)我娘啊！

当时吓得一“激灵”。  
见此人头戴一顶貉绒帽，  
身穿大氅好威风，  
肩上斜披值勤带，  
二十响大肚匣子枪别在腰中。  
目光炯炯似利剑，  
威严正气令人惊。  
栾平一看这双眼，  
如梦方醒大吃一惊，  
一下子认出杨子荣。  
(白)心说：他是一個解放军，  
就是他审问我栾平。  
他为什么来到威虎山？  
噢，他到这里做内应，  
哼！这里有我栾平在，  
你们的计谋行不通。  
想到此，他得意忘形一阵奸笑，  
(白)“嘿……好一个胡彪，  
你不是……”  
(白)“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  
我胡彪向来义气为重，  
不象你姓栾的做事太无情。  
你不该，拉我去投侯专员，  
说什么，带去联络图准能把官升。

我劝你投靠三爷尽其力，  
飞黄腾达有前程。  
你说威虎山山穷水尽不长久，  
威虎山还不如一个耗子洞。  
说什么凤凰要把高枝占，  
侯专员树大根深能挡风。  
这能怪我不义气吗？！  
这是你我走的路不同。”  
杨排长用的是激将法，  
八大金刚气得眼睛都发红，  
座山雕气得“噢”的一声猛一蹦，  
离地二尺还挂零。  
蹲了下屁股瞪双眼，  
满脸杀气瞪来平。  
杨排长一看激将法起了作用，  
穷追猛打不放松：  
“来平，你到这有何公干哪？  
快给三爷说个清！”  
来平避开杨排长：  
(白)“三爷，我是说……”  
“少废话，今天是三爷五十大寿，  
要说废话没人听。”  
(白)“对，少说废话，  
我只问你来干什么来了？”

“说，说！”八大金刚乱哄哄。  
问得秦平难回答，  
只好说：“我不是从侯专员那来。”  
“啊！”八大金刚骂秦平：  
“他妈的！这小子刚才在三爷面前说的  
话，  
这么会儿就想推干净。  
转眼之间不认帐，  
真是一个狗畜生，  
(白)哈……”  
秦平想：这帮混蛋真要命，  
死到临头还瞎嗡嗡。  
大喊一声：“别笑了！  
你们都中了奸计了。  
他不是胡彪，  
他是共军来冒名。”  
(白)“啊！”  
嚄！八大金刚一阵乱，  
枪口对准杨子荣。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杨排长，多镇静，  
象一棵顶天立地的栋梁松。  
想起毛主席，

心中太阳升；  
想起党期望，  
信心百倍增；  
想起中国革命，世界革命，  
浩气贯长虹；  
想起千百万阶级弟兄，  
浑身力无穷。  
刀丛剑树也敢闯，  
龙潭虎穴敢踏平。  
哼！早料到你要使这一手，  
何惧你，小小的顽匪来逞凶。  
我料你也不敢说叫我军逮捕过，  
你贪生怕死的阶级本性我早看清。  
你看他大衣一抖多威武，  
豪迈的笑声震荡威虎厅：  
“姓李的，你说我是共军，  
就算我是共军，  
当着三爷和各位老大的面，你就把我这个  
共军的来历说个清。”  
“对。”座山雕说，“你说他是共军，  
你怎么和他认识的？  
又怎么知道他是来冒名？”  
问得李平难回答，  
张口结舌脸发青。

栾平想，座山雕最恨的是叫共军抓去过的人，

我说实话，今天九死一生。

他吞吞吐吐说出一个字：

(白)“他……他……”

他连句整话都说不清了。

(白)“三爷，姓栾的今天很不正，说话吞吞吐吐必有鬼胎，是不是共军派他到威虎厅？！”

栾平一听吓了一跳，

心说：真倒霉，他的事扣给我栾平了。

(白)“不，三爷，没有，没有。”

“栾平，你休要耍滑来狡辩，你的阴谋诡计我早看清。

你踏破山门留脚印，

想把共军引进威虎厅。”

(白)“三连长！”“有！”

“赶快放出流动哨，

加强警戒别放松。”

(白)“是！”

“慢着！”座山雕说，“没有九爷的命令不准撤岗。”

“是！”

三连长说着跑出去，

座山雕抓住贼来平，  
(白)“他妈的，你这条狗简直要发疯。  
前者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  
现在又把离间诡计生，  
你还想把共军引上山哪？  
我今天怎能把你容。”  
这来平又急又害怕，  
见座山雕满脸杀气凶。  
他声嘶力竭喊了一句：  
(白)“三爷，他真是共军哪！”  
杨排长见他垂死来挣扎，  
(白)心里想，百鸡宴决不能往后拖，  
必须按时把全山匪徒来集中。  
牢牢掌握主动权，  
利用敌人的矛盾除掉这个害人虫。  
想到这，说：“姓来的，你真狠毒。  
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掉我，  
悔不该在白松湾喝酒的时候，我没有一  
刀要了你的命。  
三爷，我胡彪向来不受小人欺，  
为了你，才得罪了贼来平。  
你要拿我当共军，  
立刻处治别放松；  
你要拿我当胡彪，